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此書爲雲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其價紀上海五十年前繁華最景書凡五十萬言分爲十類悉當時真確事實今老於治游者尙能指述其人也書中輯某係真姓名其陋向無相中後乃得利爲害之方趙孟頫等名畫周濟之追後得志而作者屬居然傳亦有不得換尾名爲新上海之新華印書館刊此書而焚之故史等名聞者東越劉文義不塘川稱識者恨今樓本局竟得此書最華海上抄本與翻本情文有六巨冊爲名序廣流傳謂不讓兩元之夢隱林氏史多購從速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金石諸君上  
 其入皆恂儒雅與秦漢欽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揮鐵筆所  
 過譽述餘暇喜臨池其書法亦相伯仲蓋能蒼渾漢晉諸寶之  
 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愁針垂露之異奔雷隱石之奇鴻飛獸  
 代定閏例如左  
 二尺六寸八分  
 橫幅整幅同堂幅半幅同屏幅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丁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  
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枕亞新編  
天嘯殘墨  
定八角價  
譚聯聯  
雜著  
湖上  
人印  
乘卷  
粵二  
遊記  
卷三  
天  
設  
部  
落  
談  
集  
將得集  
書十餘  
要言  
今文  
列精  
下新  
得厚  
原卷  
冊一  
茲作  
集石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作金石  
集其書為其新弟淵潤作  
得十餘年來言精下得厚  
書十餘要言今文列精下  
茲作集石

張舍我短小說集

出版預告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著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

(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俎欄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

(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一元

(三)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四)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五)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六)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七)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八)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九)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十)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來稿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

(一)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鑲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廉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廉學社

▲三廉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十二冊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鶴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讀  
之言行無

面金字洋裝所載長短各篇都係各人撰述就中  
長篇如涵秋之遠縈配座因之神州新痕枕亞  
頤增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作而第  
四集中材料益形豐富所有各種長篇無不完全  
結束洵爲有目共賞之出版物也原定每冊價洋  
一元二角茲因酬報愛閱諸君起見特定一便  
價格凡購一二三四全集者實價一二四角價  
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至廉  
之價買得統計一百萬言左右絕妙醇好茶餘酒  
後人手一篇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該二便宜貨樂  
得買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内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作者陳釅 先生四年前嘗爲其戚楊杏城左丞司筆啓公暇左丞喜學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說新語論筆采知之特詳嘗仿世雅量豪爽等新語林八卷分體行言語價值悉見於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仲目悉備楊士琦將十年間巨公名儒之種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絕核之述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黃鼎元 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詞無與味可觀時賢雅言消事之真象于傅林後之讀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遷政治民風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遷雅語世說新語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遷得語林每以並多朝士大夫爲問蓋新語林每以並多朝士大夫爲問蓋雅語世說新語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遷得語林每以並多朝士大夫爲問蓋雅語世說新語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遷

釋鄭客 然有絕處出世之思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局代售



# 雙雲記

(二十七)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弟爲君謀。不敢不忠。是以昨日有請君三思之語。君固解人。亦何煩弟喋喋耶。壽門默然。少頃曰。君姑爲我探聽小雅。所謀之事。日間已得手否。彼若問及姻事。則可答以近未提及。大約終可成就。次瞻笑曰。終可成就。冠以大約二字。此不負職任之言。如何可以答人。假使他對於君所託謀自身重要之事。亦曰大約終可成就。則君聞之。當作若何之感。壽門被追。則曰以君度之。究竟若何。次瞻曰。待我姑去探個確實消息。再來奉復。隔兩日。張夫人又至周氏。既而匆匆即反。壽門問何以遽歸。則曰君自身之事。似乎漸漸遠了。我故急急歸來。報與君知。觀舅氏與表兄之意。似皆淡漠。不似從前之熱情。終是可疑。壽門頗着急曰。然則奈何。夫人曰。事既不成。則有暗然而歸耳。壽門曰。夫人何不以至親之情動之。夫人曰。人欲親我。而我不之親。烏能以親情動人。壽門聽此口氣。頗疑夫人在周氏處。已有允諾之語。故語語刺激。着着來逼。因思弄到自己妻子。也不盡心力。此事安望能成。乃歎一口氣道。罷罷罷。我李長年爲窮了幾個錢。不能不求人。竟被人逼到賴婚之一日。說罷竟淌下幾點淚來。由此看來。李壽門良心。畢竟未全死。比朱次瞻。尚高出幾層也。夫人見此情形。未免也有幾分不忍。反用好言來安慰。允明日再至周氏。壽門曰。我今已明白了。我不允以情雲改配你。的表姪周國俊。則彼始終不把我事成。今我怕他死京中。只得做一個不義之人。做一個被人恥笑之人。竟允他罷了。我不不知張夫人何以聽得進此等話。使他做不義之人。做被人恥笑之人。皆蒙夫人之賜也。於是夫人即命僕請朱老爺來。以喜信報於周老爺。轉報都憲老大人。朱次瞻至。壽門謂現在我只得從老年兄之勸。應允周氏求婚。年兄速報知可也。按張夫人報復金公子。自以爲至此始告成大功。壽門近日又聞。又急。又氣。又絕無人商酌。一時竟未曾想到自己女兒不肯改節之處。按此事夫人每秘密與壽門談判。不令情雲知。及遭次瞻行。次瞻曰。口說無憑。做媒人須持庚帖。壽門即以紅柬書情雲庚帖與之。寫時手爲之顫。次瞻既去。壽門小病兩日。周氏即請次瞻來報文定之期。而起復李長年之明文。亦於是時接看。壽門一則以喜。一則以傷。家中僕人皆叩喜。並請叩雙喜。蓋情雲事亦同時發表於家中也。情雲聞之不信。即親來問父。父垂涕告之。以此事原委。情雲大哭曰。兒身體固出自父。父既起復原官。兒不能再爲父用矣。將一死以見母親於地下。一備既絕。父亦哭曰。此余之罪。爾無死。此事尚可挽回也。於是立請次瞻以情雲覓死情形告於周。周氏父子聞此消息。有難色。因問次瞻。如何辦法。次瞻曰。急之則變。不如緩之。小女子一時激烈。日久當可解勸。周氏父子亦以爲然。謂庚帖既來。稍緩定親。亦無妨也。情雲必欲覓死遂不食。壽門方料理復職事。自有一番上衙門老例。及一番照例之應酬。家中又出此危險之事。真是忙上加急。實在覺得一無趣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乃命向來隨侍情雲之老嫗。一刻不離左右。且多方勸戒之。情雲曰。我今日只有一死以見我母爲樂耳。爾看住我。使我不能自尋死。則我終不食。亦必死也。老嫗曰。姑娘當三思。金公子現在本鄉。異日必飛騰雲路。姑娘若死。豈不孤負公子乎。情雲曰。余身雖不死。恐終不屬金公子。余父必再爲人劫也。故不如一死之爲愈耳。嫗又曰。姑娘尚未四面周到想來。且請聽我一言。現在周氏。已經老爺託朱老爺去回絕。雖未必遽還庚帖。而文定之禮。自不能即行。蓋未得老爺允諾。不便強行也。此姑娘之不必急急覓死。一也。金公子若聞姑娘死耗。則彼之傷心。自可想見。萬一致病。姑娘能忍於心乎。

越做越壞的毛病。所以現在的小說界。委實還不算真正發達之期。不但不能說發達兩字。進一句說。簡直還是小說大腐敗時代哩。這就無怪三先生說的客氣作用。這四個字兒。實在說得確切不磨呢。我聽到這裏。更是佩服這人。果然大有見識。他的程度。迥出尋常箋片之上。同時心中却又可惜他。有這等知識。這等見解。何以不自教品。甘做人家的走狗呢。正在思念。但聽仰遲又道。欽甫此言。具見微結。怪不得茂良他們說你預備作小說家。又說你近來很會講幾句兒。今兒聽你這點小說議論。可知小說家三字頭銜。你却當之無愧呢。幾句話說得欽甫面孔紅了一紅。笑道。三先生怎麼和我開玩笑來了。茂良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小說家就是小說家。又不要皇上家封贈。又不必主試官考選的。我就不信你張欽甫一定不會做小說家呢。一句話。說得衆人都笑將起來。只見寶實立在一邊。抵嘴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五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兒朝欽甫茂良。嘻嘻地發笑哩。未知何事好笑。請看下回分解。第八回 文化進步懸想將來 意味不投開銷當面 却說我們正說得起勁。那謝寶實立在煙榻旁邊。瞧着張陸二人。儘自傻笑。仰遲略異道。你笑什麼。我們講的話兒。你都懂麼。寶實笑着手指張陸二人說道。我笑他們倆。平時都像木瓜一般。向來爬不上台盤的。今兒又發起這麼大議論來了。寶實這話。本來是一種孩子脾氣。頑皮說話。却並不曉得這話意非常刁鼻刻薄呢。我聽了這話。不禁失色起來。打量他們一定難以爲情。那知茂良是全沒理會。欽甫雖然面上一紅。也只嘻嘻的一笑。也就罷了。我心中好生納罕。想他們堂堂男子。居然受辱於妓女。而不以爲怪。可見生成的箋片性質。別人是學都學不會的。大抵他們平日。也都是毫無性氣。由他們妓女擺弄挖

苦惱了。所以不以爲奇了。想到這裏。暗暗發生了一點感慨。却又很替那欽甫可惜。正在這個當兒。忽聽門外高叫一聲客。我忙立起看時。那客人已經大踏步走了進來。原來却是天揚。我忙問子才呢。怎不同來。一語未了。果見子才也隨在後邊。跟了進來。彼此招呼了一陣。子才笑着對我說。你剛剛跑出來。就有一位小說家來找你。說是有什麼大作。要賣給我們。是我將他回覆去了。我忙問稿子呢。留下沒有。子才笑道。他捧着一大捆兒寶貝心肝似的。放都不肯放下。誰還耐煩去請教他。好在我們又不是小說家。生來沒有看小說稿子的資格。又何必去問他呢。我笑着道。你就不該教他拿回去的。子才笑道。放心放心。看看這位先生的神氣。有點希希希希的。他的大作。自然也可想而知。這等稿子。包你沒人顧問。明天後天。他少不得仍舊要來找你的。就是你三次四次失候他。他還會五次六次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 東越許廬父著

來請教你哩。我道。我就不信。現在著作界的品格。就會墮落到這般田地呢。天揚笑道。這等東西。本來也算不得著作。要等人原來也較不上著作家的頭銜。那裏就配你發起這麼大牢騷來呢。一語未了。茂良笑着對欽甫道。好呀。我這才明白了。怪不得你不敢承認爲小說家呢。欽甫笑了一笑。並不做聲。子才天揚聽了這話。都略異起來。我便把上面一大篇議論。約略重述了一遍。子才天揚也都奇怪。要問欽甫。請教他的著作。欽甫不覺紅了臉兒。笑道。茂良真是胡鬧。我不過隨說幾句。你又當作什麼好玩意。東傳西講。累得三先生五先生取笑我。不穀。還要弄到范廉二公。也開起玩笑來了。仰遲笑道。這有什麼要緊。他們三位。都是著作界的名人。你正該虛心請教請教。才可以得點進步。何必這般縮頭躲尾的。難道自己朋友們。還來笑你不通麼。我和子才笑道。尊稱不敢。尊話却是不



●再跑一里

前·  
人·

一禮拜的新學生子

前●  
人●

諧海

● 戲國新政府

瑯琊山人

戲京專電 戲國亦應潮流。組共和政府。內閣分鬚生等十部(詳下)。立法亦採兩院制

李吉瑞李春來。均給予一等聞鼓章。此令。

●見聞趣錄

隴影

鵬影

余以事至鄉。路過某鎮。見牆上貼有禁止小更。如違男盜女昌。注視良久。莫審其意。更不知小更者何所指。大約諒是小便之誤。然男違則盜。女違則昌。吾知必是歡迎女界。且爲優待女界起見。其人必爲女權運動之極熱心者矣。

●吃飯難

碧梧

某甲吃飯很少。他父母每天都得弄幾樣好菜。希望他多吃一碗飯。並道。俗話說得好。飯爲根本肉爲臆。無論甚麼人。倘能飯吃得。體質必能強健。某甲將這話牢記在心。一日。遇見一位西醫。這西醫說凡人食物。貴乎適宜。不在多少。多吃了。非但無益。反而有傷腸胃。甚致惹出胃病來。這是日常衛生的要訣。千萬不可疎忽的。某甲聽了這番話。不由得皺起眉道。頭。少吃不好。多吃了也不好。這纔真是天下無如吃飯難呢。

常州 收件處 城內鑄市巷振豐電燈公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

收件處  
製造紙張  
事務所

[illegible]

孫緯才 新法醫柳病 每針一元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效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診

發售  
**保險立止淋濁**

**藥** 專治淋濁初起紅腫  
癢痛及多年老白濁

注  
三天  
立見奇功照

斷根每瓶洋兩元

注射器六角並有  
老蜀保元丸  
多年

老濁  
元氣必虛此丸補腎消毒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每瓶一元

各埠函購郵費加一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本監之魂梨玉  
**史淚鴻雪**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  
 為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  
 有亦為枕亞石玉梨魂之  
 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者  
 喜閱哀艷詩詞尺牘者均  
 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  
 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冊得  
 止二百餘條厚贈品裁  
 是書購買者仍格釋於途  
 書價賤者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電話  
安中  
六九七四  
心心  
照  
館相  
上海  
南京  
路  
望平街  
口

枕亞新著慘情小說  
**雙鬢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達譯東西偵探小說者自中國  
先生以躬自實驗之情人事業  
作中國偵探發行以來社會莫  
中國偵探案發行之情社會莫  
生人現本篇駁又小說界別開  
不面將其世最近所著名商請  
君乞篇行其最所著名商請  
探一萬言鉤玄隱愈出愈奇較  
七萬言鉤玄隱愈出愈奇較  
炭探偵國中

亞 最 初 傑 作

玉 梨 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龜 峯 老 人 編  
 虞 山 徐 枕 亞 先 生 鑒 定  
 歷 朝 十六 大名 家 諧 文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未經見  
 而各體成備意趣美  
 不風諸體而趣美  
 不臻較之近人所著  
 巫戲文章真有大觀  
 無愧判名曰大觀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筆削

談異錄

元

奉賢西門外。袁氏宅。後樓三層。封閉經年。世傳鬼爲祟。居者往往無故自縊。俗謂鬼情替。人望其樓。咸生戒心。袁氏有姻戚張姓。少而狂。以膽氣誇儔輩。素不信鬼。自號張無畏。欲徹樓以居。袁礙於祟。張固請。袁不得已許之。張遂樓居。獨處其中。初更未寢。燈忽暗。有女子立燈下。張置若無覩。女再走近。張叱問何爲。女曰。憐君寂寞。特來相伴。張曰。男女有別。速去爲宜。女笑曰。子猶爾爾之憤。而憤憤是懼。殆將踰牆終身乎。張不之顧。女舉手示張曰。今夕良辰。月明如畫。窗外早梅著花。何不探首。一領香味。張視之。女身左側。果有圓洞小窗。月光斜照。明若圓鏡。窗外梅影疎疎。似有香氣。因念女身之左。爲東壁。而是樓東西兩壁。不設窗。惟南向長窗有六。窗之外。即樓下庭。闊不逾二丈。淨無草樹。安得有梅。况時方九月。晦朔之交。蟾

魄未輝。焉來皓月。於是手支頤。緊閉雙目。須臾間。聞簾簾聲。覺有物如環。自其頂圈套而下。徐徐及頭。爲手所阻。履費旋轉。張頗神昏。適鼻癢。翕然大嚏。涕唾狂噴。女却步。張如夢醒。開目則殘燈影裏。勢鬚頤間有繩。亟嚙之。滑冷沁齒。繩斷。臭氣入腦。作惡欲嘔。女怒。被髮伸舌。兩目出眶寸餘。突睛流血。狀甚可怖。張奮拳亂擊。女或後或前。倏隱倏現。拳不能中。張懼。口誦周易。展脚蹴女裙下纖鉤。女踏而亟起。踉蹌去。曰。好來伴君。反遭折辱。明夕。誓必復讎。張亦憊而就寢。翌日。於地得紅繩雙鞋。弓樣彎彎。長不盈掬。尖瘦如菱角。拾以示袁。且述夜來事。袁曰。有其鞋必有其身。乃窮覓之。得朽棺一具。於庭之東墻下。啓驗之。則爲女屍。張識爲夜中所見者。再驗兩足。惟存一鞋。以所得者配之。不少殊異。袁欲爲之遷移。張恐其作祟復讎。乃積薪焚灰。棄之廁坑。此樓之鬼遂絕。而張自是膽同鼷鼠。狂態頓銷。不復誇於儔輩矣。

以焚尸。遂致無者終歸於無。阮藉所以作論。有者必存其有。莊周所以著書焉。

四海奇病志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瘋之遺傳

友人許廬父先生。言其族人聽松家。自祖父及其父兄伯叔。以至姑姊妹等。無一不瘋。有以瘋而死者。而聽松亦爲瘋人。且皆在中年以後。前此則與常人無殊。是則顯而易見之遺傳症也。廬父又言考聽松之祖。好嗜酒無度。他未有異人者。因之其子孫亦嗜酒。雖女子亦然。顧疑遺傳之烈。不必至此。余按酒能亂性。古有明言。亂性者。即瘋迷之謂也。人至因酒亂性。輕則逞狂於一時。重則染病於一世。至病及畢生。再生子女。是即數世之害也。何足異哉。

艷集

豔語拾遺補 周積餘

文字交錢子釋雲。與荆鵬魂先生。合賦無題詩八章。覺綺情麗思。細膩生香。今錄得三章。以供同好。詩云。

花前小酌漫相偎。纖手殷勤勸一杯。欲近香腮還避却。恐他花底有人來。

父愛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湎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納文爲定例每篇五字一聯語長聯二十元小品每篇五元聯語長聯二十元壬戌孟冬之月

萱慈春風識面初。低鬟掛帶畫難如。柔黃輕握問年紀。正是嬌羞十五餘。

睡起鏡台理鬢絲。香雲滿地繫人思。挽成墮馬妝初罷。還要檀郎替畫眉。

姚江周桐莊先生。工詩詞。著有彙影集。余曾見其晤美四律。其一云。香凝衣袖粉凝脂。着眼蓮鈎步轉遲。對客羞慚常引避。防人猜料忽矜持。是真恩愛能招妬。得親嘔啼不諱痴。頓覺腰圍減尺六。低徊憐到瘦腰支。

其二云。香城風閣駐瑤英。素手牽幃把燭迎。我見猶憐惟小玉。別來無恙暗飛瓊。幽懷脫枕鳴呼訴。歡笑依屏屹屹聲。密緒深愁能料着。檀郎生性恁聰明。其三云。小飲停盃薄醉時。歡痕上臉寸心馳。恐防鸚鵡能傳語。修到鴛鴦得遂私。飛眼休教娘早覺。庚詞漫認婢無知。容顏雖冷情偏暖。更愛梨花月下姿。其四云。身畔難教一刻離。防讒從不怕猜疑。枕函情綰烏雲髮。被底容看白雪肌。談吐含情終嫵媚。夢魂眠穩自安怡。冬宵翻覺春宵短。驟見明窗映旭曦。清麗半蘇。婉婉動人。諷誦再四。尤足消人俗塵三斗矣。

凡出數金。即可與交好。幸而得其情投意合。則不吝萬鎰之金以贈。我國之民。夙愛財漁色。故多受其迷。彩娟遂負一時盛名。於是士農工商。悉棄其所有之業。而與彩娟聯歡。博意外之財。貧賤者亦不惜典衣賣物。投資。以望萬金之償也。於是百工爲之廢。貧病爲之累。國之賢者。恐禍及於天下也。遂三令五申。禁之不准出閭閻。由是外間絕彩之足跡。而受彩惑者。尙不除戀彩之念。時私與彩歡。然終不能聲張於外也。戊己之交。忽有欲圖利者。異想天開。以重金運當局。藉救濟災民之名。取消禁彩之令。彩娟適得復張艷艷於北里。生涯較盛於前。獲利自亦甚鉅。人皆羨其富有。適逢水旱之災。彩娟適分教諸姊妹演習媚人諸法。彩娟之姊妹既衆。張艷者尙相繼而起。彩娟之名。又大著於全國。然害之酷尤甚於昔也。屢受外人讒誹。文士懷關。當局惑於利而不加禁止。及黎山老母。復握政柄。始出令拘禁。彩娟無奈何。祇得暫閉閨闥。銷聲匿跡以拒客焉。惟爲彩娟惑者。意尙戀戀。歡歡而相告曰。彩娟已矣。今生之望絕矣。彩娟如可更姓字而復操故業。或閉閣而私應客。其生涯必仍不遜於前也。於戲。禁之何益哉。

垂楊談薈

書蒲落筆。須要輕鬆。切忌一結字。

菖蒲一名昌羊。見韓文。可入畫者。曰。虎鬚。龍鬚。金錢。香苗。劍脊。半頂。臺蒲。皆品之佳者。飛白尤爲名貴。

花肆所售者。祇有虎鬚金錢二種。飛白與普通菖蒲異。前在鐵如意室主人處一見之。葉較常蒲略闊。中一白線。直上而下而下者。不識者疑爲竹之一種。而不知其爲蒲也。後主人又出此一扇。上畫飛白菖蒲。則葉皆下向。迥非盆中景象矣。

可植蒲者不止一盆。如石炭。磚。火爐之餘者。擇其形態奇異。而饒有畫意詩情者。置之几案之間。非徒爲點綴而已。尤堪清目。蒲盆不論瓦磁之質。尤以古正爲貴。切忌有塵俗氣。

曾幾詩云。窗明几淨室空虛。盡道幽人一事無。莫道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明成龍淵詩。一掌石上起根苗。堪與仙家伴寂寥。自恨立身無寸土。受人滴水也難消。

杭縣吳菊潭先生。曾於先大父爲文字交。有詩云。一掬寒泉塊石頭。二三莖葉弄輕柔。夢回一霎龍湫雨。五月軒窗也帶秋。

西笑

鎗法與搶法

物即道。這司先生。你不是新得一隻鐵麼。